



後現代主義的弔詭

Fallacy of Postmodernism

P. 1-5

杜 維 運 (Tu Wei-Yun)

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

Department of History,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

國立教育資料館
研究閱覽室

91. 4. 16

壹 ●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發展的大趨勢

十九世紀初葉西方所發生的史學革命 (historical revolution, 亦稱 historical movement), 將西方史學帶入黃金的時代 (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)。自此以後, 史學完全擺脫了神學羈絆, 而進入科學領域之中, 史學家揭出歷史科學主義 (historical scientism), 堅決相信歷史是科學, 相信能蒐集到所有的史料, 相信能解決歷史上所有的問題, 相信在科學方法運用下, 能得出肯定的結論, 能寫出盡善盡美的歷史。1896 年 10 月英國史學家艾克唐 (Lord Acton, 1834-1902) 在給劍橋大學出版部理事會的報告中談到編纂《劍橋近代史》(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) 一事云:

「以最惠學林的方式, 存留十九世紀即將遺傳下來的全部知識, 誠為千載一時的良機。……審慎的分工, 我們能完成此一盛舉, 且能將每一種文獻與國際研究的最成熟的結論, 呈獻給每個人。」

在我們這一代, 是不可能擁有盡善盡美的歷史 (ultimate history) 的, 但是我們能整理傳統的歷史 (conventional history), 並且顯示出我們已到達一新階段, 所有的資料, 都已掌握, 所有的問題, 都可能解

決。」¹

艾克唐認為所有的資料, 都已掌握, 所有的問題, 都可能解決, 態度是極度樂觀時, 他也相信將來能出現「盡善盡美的歷史」, 十九世紀的西方史學家, 普遍有此信念。所以到 1903 年享譽極隆的英國史學家比瑞 (J. B. Bury, 1861-1927) 在就職教授演講中, 就極為肯定的宣言: 「歷史是科學, 不少也不多。」² 推比氏之意, 約略有二: 在發掘與批評史料的技術已發展了三個世紀之後 (以科學技術蒐集與批評史料, 西方自十七世紀開始, 盛行期在十九世紀以後), 史學家已可以企求科學性的結論, 已足以絲毫無誤的陳述往事。此為其一。在史學家到達此境地以後, 其任務已完成, 史學家所關注者, 惟一為真理, 沒有其他, 此為其二。就前者而言, 可以說明比氏為什麼要說歷史不少於科學; 就後者而言, 可以說明比氏為什麼要說歷史不多於科學。³ 比氏的宣言, 代表了一個世紀 (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)。一個世紀之久, 史學家與科學家一樣, 所追求者為真理與定律。科學家追求科學真理與科學定律, 史學家追求歷史真理 (historical truth) 與歷史定律 (historical law), 沒有其他。說這是歷史科學主義, 應是沒有任何渲染。

科學的史學極盛而弊。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盛行的歷史相對論 (historical relativism), 對科學的史學作了重重

1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: Its origin,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, pp.10-12.

2 J. B. Bury. "The Science of History", inaugural lecture of January, 1903.

3 參見 W. H. Walsh, "The Limits of Scientific History", in Historical Studies III, 1961.

B1. 252 V21N1. 181



的三擊，歷史相對論者認為歷史不是實際發生的往事（what actually happened），而是史學家所寫出來的，史學家無法獲得往事的全部真相，是局部知識與自由意志的選擇，促使其寫成極富主觀色彩的歷史，因此史著與史著之間，是難有優劣之分的，史學家與史學家之間，也不相上下，新的史著，代替舊的史著，新的史學家，淘汰舊的史學家；在歷史上，祇有主觀，沒有客觀，祇有相對，沒有絕對，客觀的歷史真理（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），查不可得，決定性的歷史因素，絕不存在。由此而來的歷史知識（historical knowledge）也遭到懷疑了。這種理論流行以後，極明顯的影響到劍橋史學家（Cambridge historians）身上，1957年劍橋史學家克拉克（Sir George Clark, 1890-1979）在《劍橋近代史》再版緒論裡，有截然不同於艾克唐的論點。艾克唐相信「盡善盡美的歷史」將來會出現，克拉克則悲觀的認為「後一代的史學家無此奢望，他們預感其作品將一再被代替。他們認為過去的知識流傳下來，經過許多學者的處理，其中決不可能僅含有基本的無個人色彩的原素，而不可增減。……這種探險工作，似乎永無止境的；一些缺乏耐性的學者，甚至陷入懷疑論調，或者至少認為，既然一切歷史判斷都牽涉到人的觀點，那麼就無所謂是非，無所謂『客觀的歷史真理』了。」⁴ 從1896年到1957年，60年之間，劍橋史學家從艾氏所代表的維多利亞後期（later Victorian age）那種不屈不撓的自信，到克氏所反應的迷惑與不知去從的懷疑，⁵ 可以說明西方史學劇烈的變化。大概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以後，尤其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，西方史學已自十九世紀的舊傳統進入一新境界。史學家差不多不再認為在歷史上能求出什麼定律，歷史上也沒有絕對的客觀與真理，沒有歷史是完全符合史實發生時的真相的，不容後人再贊一詞的歷史解釋（所謂 final interpretation），也查不可得。⁶ 延至晚近，西方史學家所共認的，是歷史研究在技術上是科學的，在解釋上是藝術的，在分析上

是客觀的，在理解（perception）上是主觀的，在結構（structure）上是邏輯性的、系統化的，在外觀（outlook）上是直覺的、想像的，⁷ 這是科學與藝術在歷史研究上所作的融合，也是史學所到達的可以稱之為「偉大」（greatness）的境界。

兩個世紀以來，西方史學發展的大趨勢如此。

貳●後現代主義逆流進入史學之中

在西方，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可以說是史學的世紀，其影響廣泛，無遠弗屆，以致不是史學界的人士，欲躋身史學論壇，一發宏論者，頗不乏人，於是後現代主義者（postmodernists）就蠶出並作，而大放厥辭了。

後現代主義（postmodernism）係對現代主義（modernism）的反動，不滿現狀，不服權威，勇於創新，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叛逆的思想之一。較之十八世紀的無政府主義，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，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，尤有過之。其初起約在1960年代末期，其涉及的範圍，為建築、藝術、哲學、文學、史學、政治、社會、法律等廣大領域，其企圖直欲一舉盡毀西方學術文化之傳統而後已。其勇銳之氣，其剽悍之情，前無古人，駭人聽聞。

後現代主義影響於歷史研究較晚，然最嚴重。⁸ 史學家憂心後現代主義最低限度將摧毀歷史，甚至於整個歷史事業（historical enterprise）為之蕩然以盡。⁹ 今謹言其言論之最駭人聽聞者：

（一）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在歷史上沒有真理（truth），沒有客觀（objectivity），沒有真實（reality），歷史是推論（discourse），意識型態的化身，史學家的語言遊戲（language game），與文學作品的虛構沒有兩樣。

如後現代主義者艾麟（Diane Elam）說：「我們不視歷史為真理。」¹⁰

4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, I (1957), pp. XXIV-XXV.

5 E. H. Carr, *What is History?* 1961, p.2.

6 參見 Isaiah Berlin, *Historical Inevitability*, 1954; K. R. Popper, *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*, 1957.

7 參見 Theodore S. Hamerow, *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*, 1987, p.226.

8 Beueryly Southgate, *History: What and why?* Routledge, 1996, p.7.

9 Keith Jenkins, ed.,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Routledge, 1997, p.8.

10 Diane Elam, *Romancing the Postmodern Feminist and Reconstruction*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.66.



張伯斯 (Iain Chambers) 說：「歷史到我們手中，已不是原始的、血淋淋的事實 (raw, bleeding facts)，而是文本的產品 (textual production)，根據意志 (為真理) 與企圖 (為權力) 以編織成的敘事。」¹¹

巴特 (Roland Barthes, 1915-1980) 說：「歷史敘事將要死亡了，因為歷史 (History) 從現在起所展現的不再真實，祇是可理解的。」¹²

這是認為在歷史上沒有真理，沒有客觀，沒有真實之論。巴特又說：「歷史推論 (historical discourse) 在本質上是意識型態經營下的一種形式，或者更正確一點，是想像的慘澹經營。」¹³

詹京斯 (Keith Jenkins) 說：「歷史是推論，一種語言遊戲。」¹⁴ 「歷史 (史學) 是一種存在於文字間的、語言學上的構造。」¹⁵

司拜介耳 (Gabrielle Spiegel) 說：「如果『文本』 (texts) —— 資料，文學作品一類 —— 不能明顯的反映真實，歷史研究將與文學研究很少區別，『過去』也就溶入到文學裡面去了。」¹⁶

這是認為歷史是推論，意識型態的化身，史學家的語言遊戲，與文學作品沒有兩樣之論。

(二) 後現代主義者不認為從文獻 (text，一般譯為文本，實即文獻) 中能將「故事」(story) 敘述出來，他們更認為歷史上沒有所謂連貫 (continuity) 和諧 (coherence)、一致 (consistency)。

後現代主義者肯爾納 (Kellner) 說：「我不相信在這過去的檔案或遺蹟之中，有『故事』等待重述。既非人類的行為，亦非這類行為存在的記錄，形成了敘事。……沒有『直接的』的方法 ("straight" way) 發明歷史，不管史學家如何忠實與專業。」¹⁷ 「連貫是歷史中主要的

直覺確定 (intuitive certainty)。從現在時刻起，追溯到宗教改革，或者到大憲章，或者到金字塔的建造，時間上是連貫不斷的。……然而這祇是直覺，嚴格講，無法證明。因此歷史永遠不能企求自身有一連貫的過去，最好祇能說它是在過去文獻資料上的合理報告。」¹⁸

後現代主義大師傅柯 (Michel Foucault, 1926-1984) 說：「整個歷史傳統 (宗教的或理性的)，目的在融單一的事件於理想的連貫 (continuity) 之中。……然而『實際的』 (effective) 歷史，祇涉及事件最獨特的特徵，最敏銳的表現。」¹⁹

反對後現代主義的希姆法 (Gertrude Himmelfarb) 則說：「後現代主義，歧異，不連貫，不均衡，反面，不調和，不確定，曖昧，諷刺，似是而非，邪惡，愚昧，訛誤，混亂。」

懷特 (Hayden White, 1928-) 曾說：「我們需要一部歷史，教育我們不連貫，這是前所未有的；因為不連貫、分裂與混亂是我們的命運。」²⁰ 「歷史理性 (historical reasoning)、和諧 (coherence)、一致 (consistency)、微實 (factuality) 的觀念，皆予揚棄。」²¹

這是認為文獻中沒有故事，歷史上沒有連貫、和諧、一致之論。

(三) 史學家所盛倡的移情 (empathy)、想像 (imagination)，設身處地的進入歷史之中，後現代主義者認為是絕對不可能的事；他們尤其堅持歷史對現在及未來沒有任何功用。持論如此，於是有人宣布歷史已經死亡 (the death of history)，有人倡言歷史已經煙消霧釋 (the vanishing of history)，有人高呼歷史已經到了盡頭 (the end of history)。

如後現代主義者安克思密第 (F. R. Ankersmit) 說：「歷

11 Iain Chambers, "Migrancy, Culture, Identity"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.80.

12 Roland Barthes, "The Discourse of History"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.123.

13 Ibid., p.121.

14 Keith Jenkins, *Re-thinking History*, Routledge, 1991, p.32.

15 Ibid., p.7.

16 Gabrielle Spiegel, "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"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.262.

17 Hans Kellner, "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"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.127.

18 Ibid., p.128.

19 Michel Foucault, "Nietzsche, Genealogy, History"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.124.

20 Gertrude Himmelfarb, "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"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.170.

21 Ibid., p.172.



史不再是重建生命中發生的一切，而是記憶的一連串表演。……史學亦然，狂熱的、無法自制的進入過去發掘，期望發現過去的真實，而予以科學的重建，這已不是史學家的必然工作。……我們必須思考過去而非考察過去的時代已來臨。」²²

詹京斯說：「移情……進入古人的處境，融會古人的觀點，以真正瞭解歷史（以過去的觀點看歷史）。基本的問題是，這有可能嗎？如不可能（我便如此主張），那麼為什麼這種不可能的嘗試，對我們這麼重要？」²³

這是認為史學家無法進入歷史之論。

包最拉（Jean Baudrillard）說：「歷史至此已到達了終點。……不再能超越自己，不再能看到自己的最後，不再能夢想自己的結束。」²⁴

爾瑪詩（Elizabeth Ermarth）說：「假定經驗之中有規律，不管是個人的或群體的，而此規律能使我們從過去獲得經驗，控制將來；假定我們能從過去獲得經驗，由於現在與過去的人一樣，在後現代作品之中，此類事不被認定。」²⁵

反對後現代主義的史學家說：「他們（指後現代主義者）強調，滅種屠殺，世界大戰，經濟衰退，環境污染，糧食不足等經驗，使人們懷疑進步、開明、理性的必然性。……後現代主義者懷疑現在優於過去，也不認為普遍通行的世界觀有用。」²⁶

這是否定歷史具有有效將來的功用及歷史即將結束之論。

以上僅是犖犖大者，由此可見人類的歷史，應是遭遇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。

《莊子》〈齊物論〉篇云：

「丘也與女皆夢也，予謂女夢，亦夢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爲弔詭。」

「弔詭」一詞，首見於《莊子》，意義接近於英文 fallacy 一字，爲似是而非的推論，詭辯不經。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概括言之爲弔詭之論，有待世人洞察。

後現代主義者極大多數是理論家，而不是史學家，他們甚少寫歷史的經驗，²⁷ 不知歷史的實際情況，不諳史學方法的使用，祇是自外觀察，憑虛而論，以致似是而非的推論，源源而出。如謂在歷史上沒有真理，沒有客觀，沒有真實，即爲其一。這是史學家反應史料學主義的論調，二十世紀中葉以後，一度極爲流行，稍後即得出折衷之論，迨至今日，史學家都能相信歷史上的真理、客觀、真實，有其商榷性，而非虛幻。後現代主義者昧於此，並進而否定歷史的價值與功用，這是弔詭之論，有識者必能察其非是。

後現代主義者所倡歷史死亡之說，完全違背了史學方法。後現代主義者基於歷史（history）不是過去（past）的理由，否定歷史代表過去；基於歷史無法自文獻重建的理由，將歷史宣判死刑。殊不知史學家早已很清楚歷史不是過去，過去死亡之說，史學家也屢屢倡出，²⁸ 自文獻以重建過去，則是史學家歷盡艱辛所建立的一套極爲精緻的史學方法，數千年來，中外史學家用之而使歷史呈現。太史公重建中國古代近三千年的歷史，係基於文獻。文獻散亂，大量聚集，精心分析，能見歷史。文獻不全真，亦非盡僞。史官及時記載天下事，豈能事事造僞？文學作品，哲學載籍，史學家藉之而呈現文士哲人風采，寧爲虛構？古物遺留，最近歷史，檔案真蹟，事實所繫。盡量網羅相關文獻，參伍錯綜以求其是，近真的歷史，自此顯現。祇相信所見新聞，而不相

參 ● 後現代主義的弔詭

22 F. R. Ankersmit, "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"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p.293-294.

23 Keith Jenkins, *Re-thinking History*, p.39.

24 Jean Baudrillard, "The Illusion of the End"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p.41-42.

25 Elizabeth Ermarth, *Sequel to History*, in *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*, p.61.

26 Joyce Appleby,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, *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*, Norton, 1994, pp.202-203.

27 後現代主義的大師傅柯寫了很多歷史，如瘋癲史、醫術史、監牢史、性史等等，但他自己卻認為在虛構歷史，其非史學家可知。

28 如英國史學家 J. H. Plumb 即有 *The Death of the Past* 一書問世，該書於 1969 年初版。



信文獻，是史學的起步階段。²⁹「不相信在過去的檔案或遺蹟之中，有『故事』等待重建」，是歷史虛無主義（historical nihilism）、盲目的懷疑論（blind or complete skepticism）。人類珍貴的歷史，自此而亡，往事縷縷，盡成虛無，人類浩劫，孰大於此！

後現代主義者認為歷史是推論，意識型態的化身，史學家的語言遊戲，而與文學作品的虛構沒有兩樣，其立論如此，也是由於不諳史學方法。史學家寫歷史，不能沒有推論成分，極難完全清除意識型態，但是在極謹嚴的史學方法下，可以將兩者減至最少。史學家的兩大藝術，敘事的方法與解釋的方法，能使事實呈現，議論有據；史學家奮筆直書，不畏強禦的傳統，能使史實客觀，成見減少；史學家的文章，在講求精詳、正確、平實的原則下，能使歷史接近真實，而與文學作品，大相殊異。不同的史學家，根據相同的證據，得出不同的結論，每每由於角度的不同，事實相同，而寫成的歷史，或優或劣，由於史學家駕馭文字的能力有別。史學家沒有權力任意撰寫歷史，歷史也決非史學家的語言遊戲。這是後現代主義者所應認清的。

西方史學家盛倡歷史想像（historical imagination）。所謂歷史想像，是史學家將自己放入歷史之中，進入歷史的情況，進入歷史的時間，進入歷史的空間，然後由此想像當時可能發生的一切。這是理解歷史（understan-

ding history）的一種藝術方法。藉此易於得到歷史真理，而除去一些後代的附會。中國史學家倡言「設其身以處其地，揣其情以應其變」，³⁰「設身於古之時勢，為己之所躬逢；研慮於古之謀為，為己之所身任」，³¹也是理解歷史的藝術方法，與歷史想像一致。中外史學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創出這種理解歷史的史學方法，是值得稱許的。可是後現代主義者卻認為憑藉移情、想像進入歷史之中，是絕對不可能的事，這無異是將過去與現在的關係完全切斷，而抹殺了歷史研究的神妙！他們進一步認為在歷史上沒有所謂連貫、和諧、一致，也是似是而非之論。歷史上確有不連貫、分裂與混亂之處，但是也有連貫、和諧與一致。憑藉史實，運用想像，建設綿延發展不絕的連貫性的和諧一致的歷史，又何嘗不是歷史的盛事？一直稱美歷史上的「歧異、不連貫、不均衡、反面、不調和、不確定、曖昧、諷刺、似是而非、邪惡、愚蒙、隱晦、訛誤、混亂」，歷史將何如耶？

總括而言之，後現代主義逆流進入史學之中，以勇銳之氣，剽悍之情，毫無同情的攻擊歷史，必欲置歷史於死地而後已。然其所發議論，大半為弔詭之論，似是而非，荒誕不經，真知歷史者必知其非。其倡寫殖民史、婦女史、奴隸史、勞工史，甚至瘋癲史、性史、同性戀史，擴大了歷史範圍，則為其有功史學處。

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

Complimentary subscriptions to the *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* are available to institutes, schools and groups involved in Sinological research, both in Taiwan and abroad. We request that interested parties send a brief note including name, academic background, research fields and list of publications to :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, 20 Chungshan S. Road, Taipei, Taiwan 10001, ROC

29 希臘、羅馬史學家寧信口頭傳說而不取文字證據，他們也沒有方法薈萃豐富的舊文獻，寫成一部貫穿古今的信史。

30 戴名世《南山集》卷一〈史論〉

31 王夫之《讀通鑑論》卷末〈敘論四〉。